

The

金 普 薇

Golden

Rose



「俄」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

紫红集

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

李时 译



西苑出版社
WEST GARDEN PUBLISHING HOUSE

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

金 薔 薇
The Golden Rose

李时 译

〔俄〕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蔷薇 / (俄) 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; 李时译

. — 北京 : 西苑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151-0679-3

I. ①金… II. ①康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俄罗斯 - 现代 IV. ①I5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5100 号

金蔷薇

JIN QIANGWEI

出品人 赵 晖

责任编辑 康志刚 辛小雪

责任印制 陈爱华

责任校对 刘娟娟

书装设计 董茹嘉

出版发行  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:100013

电 话 010-88636419 传真:010-84281520

E-mail:xiyuanpub@163.com
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×500 毫米 1/32

字 数 125 千字

印 张 11.25
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51-0679-3

定 价 45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是一本创作经验谈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不仅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，而且还研究了其他许多大作家（如雨果、福楼拜、莫泊桑、契诃夫、高尔基等）的创作活动。作者在这里探讨了写作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：作品构思的产生过程；作家应如何培养观察力、提炼素材、磨炼语言；想象的必要性；细节描写的功能；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性；灵感；等等。这一切作者是用清闲优美的散文笔调、以叙述故事的形式来写的，所以特别使人感到亲切动人。尽管作者自己说，这不是创作活动的理论

研究，也不是写作技巧的入门书，然而他那丰富的、宝贵的经验可作为初学写作者的参考和借鉴。就是对于一般文艺爱好者来说，也有很大的帮助，可以提高他们的欣赏力。

献给我忠实的朋友

塔企雅娜·阿列克谢耶芙娜·巴乌斯托夫卡雅

文学不遵循凋敝的规律。

只有文学是不朽的。

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

应该永远渴求美。

奥诺尔·巴尔扎克

在这本书里，许多地方叙述得不连续，甚或不够明确。

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争论的。

这本书既不是什么理论研究，更不是什么指南之类。而仅仅是我对作家劳动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经验的札记而已。

书中未涉及我们作家工作的思想基础的广袤领域，因为在这一方面，我们的看法没有分歧。我国文学的伟大的、教育的意义，对我们每一个

人，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只叙述了我目前来得及叙述的这一点。

但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对作家劳动的实质得到些微的概念，即便是一点也好，我便以为我算完成了对文学的义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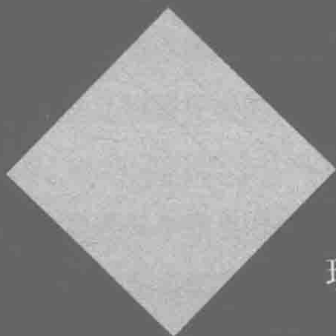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珍贵的尘土	01
碑 铭	25
一束假花	45
第一篇短篇小说	55
闪 电	79
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	91
金刚石般的语言	141
辞 典	173
好像是小事情	203
白 夜	237
赋予生命的源泉	2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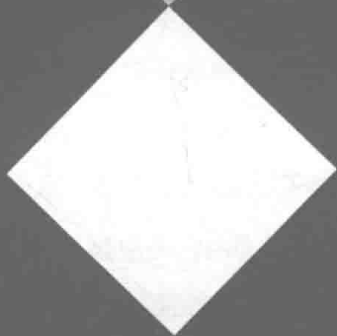
目
录

- 287 夜行的驿车
- 317 洞烛世界的艺术
- 345 对自己的临别赠言

CHAPTER 1



珍贵的尘土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更多请购买：www.erto.com

记不起来了，这段关于一个巴黎清洁工约翰·沙梅的故事是怎样得来的。沙梅是靠打扫区里几家手工艺作坊维持生活的。沙梅住在城郊的一间草房里。本来可以把这个郊区大加描绘一番，以使读者离开故事的本题。不过，也许值得提一笔：直到现在巴黎城郊仍然还留存着一座古老的碉堡。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这些碉堡还被金银花和山楂子等杂草所覆盖着，一些野鸟就在这里造了巢。

沙梅的草房便在靠北面一个堡垒的脚下，与洋铁匠、鞋匠、捡烟头的和乞丐们的破房子为邻。

要是莫泊桑曾经对这些草棚住房的生活发生过兴趣的话，那他或许会再写出几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来。说不定，它们还会在他的永恒的光荣上添上新的桂冠呢。

可惜除了暗探以外，谁也没来瞻望过这些地方。就是那些暗探，也仅仅在搜索贼赃的时候才

会光临。

邻居们管沙梅叫“啄木鸟”，从这里，可以想象得出他是瘦瘦的，鼻子尖尖的，帽子底下总是翘出一绺头发，好像一簇鸟雀的冠毛。

以前，沙梅也过过好日子。在墨西哥战争的时候，他在“小拿破仑”军团里当过兵。

沙梅福星高照。他在维拉克鲁斯得了很重的热病。于是这个害病的兵，没上过一次阵，就给遣送回国了。团长借这个便，把他的女儿苏珊娜，一个八岁的女孩子，托付沙梅带回法兰西去。

团长是个鳏夫，所以到哪儿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。但是这一次，他决定和女儿分手，把她送到在里昂的妹妹家里去。墨西哥的气候会夺去欧洲孩子的生命。况且混乱的游击战，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危险。

在沙梅的归途上，大西洋蒸散着暑气。小姑娘终日沉默着。甚至看着从油腻腻的海水里飞跃

出来的鱼儿，都没有一点笑容。

沙梅照顾苏珊娜无微不至。当然他也明白，她期望他的不仅是照顾，而且还要温柔。可是他，一个殖民军团的大兵，能想得出什么温柔来呢？他有什么办法使她快活呢？掷骰子吗？或者唱些兵营里粗野的小调吗？

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沉默下去。沙梅越来越频繁地感到小姑娘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。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片片断断地讲给她听，把英吉利海峡沿岸一个渔村的极琐碎的小事情都回想了起来：那里的流沙、落潮后的水洼、有一口破钟的小礼拜堂、给邻居们医治胃病的他的母亲。

在这些回忆里，沙梅找不出任何能使苏珊娜快活的有趣的东西。但是叫他奇怪的是，小姑娘却贪婪地倾听着这些故事，甚至常常逼他翻来覆去地讲，在一些新的小事情上追根究底。

沙梅竭力回想，想出了这些详情细节，最

后，简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否真正有过这些事情了。这已经不是回忆，而是回忆的淡薄的影子。这些影子好像一小片薄雾似的随即消散了。的确，沙梅从来也没想到他还要来重新回想他一生中这一段多余的时期。

有一次，他朦胧地想起一朵金蔷薇的故事来。在一家老渔妇的屋子里，在十字像架上，插着一朵做工粗糙、色泽晦暗的金蔷薇；不知道是他看见过这朵金蔷薇呢，还是从旁人那儿听到过这朵蔷薇的故事。

不，说不定，他有一次甚至亲眼看见过这朵蔷薇，并且还记得它怎样闪烁发光，虽然窗外并没有阳光，而且在海峡上空咆哮着惨厉的风暴。沙梅越来越清楚地想起了这朵蔷薇的光辉——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的几点明亮的火光。

全村的人都很奇怪：为什么这位老太婆没有卖掉这个宝贝。要是卖掉它，她可以得到很大一

笔钱。只有沙梅的母亲一个人肯定说卖掉这朵金蔷薇是有罪的，因为这是当她，这位老太婆，还是一个好笑的小姑娘，在奥捷伦一家沙丁鱼罐头工厂做工的时候，她的情人祝她“幸福”送给她的。

“这样的金蔷薇在世界上不多，”沙梅的母亲说，“可是谁家要有它，就一定有福。不只是这家人，就是谁碰一碰这朵蔷薇都有福。”

沙梅当时还是个孩子，他焦急地等着老太婆有一天会幸福起来。但根本连一星幸福的模样也看不出来。老太婆的房子不断为狂风所摇撼，而且在晚上屋子里连灯火也没有了。

沙梅就这样离开了村子，没等看到老太婆的命运有什么好转。只过了一年，在哈佛耳，一个相识的邮船上的火夫告诉他，老太婆的儿子忽然从巴黎来了。他是一个画家，满腮胡子，是一个快乐的、古里古怪的人物。从那个时候起，老太婆的茅舍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。里面充满了生